

陈忠实

民生散文选

陈忠实 著

走进小岗村 父亲的树
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
为了19岁的崇拜



珍藏一本好书 追忆一位大家

潜心农村、熟悉农村、书写农村，字字饱含着人文关怀！
关注民生、了解民生、书写民生，句句承载着民生民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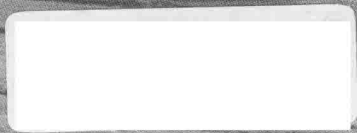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陈忠实

民生散文选

陈忠实



关注农村、关注民生是陈忠实文字的方向！

脚踏土地、胸怀天下是陈忠实一生的情怀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忠实民生散文选 / 陈忠实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 , 2016.4
ISBN 978-7-5171-1883-1

I . ①陈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3011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责任编辑: 邹绍荣
责任校对: 张 强
装帧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32 3.75 印张
字 数	64 千字
定 价	16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883-1

目 录

不能忘却的追忆 / 001

走进小岗村 / 003

严俊昌们秘密盟约引发“农业生产责任制”改革

我们村的安徽菜贩 / 010

安徽难民的求生途径

惊天动地“万言书” / 018

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和他的《当前形势怀感》

绝望终未绝 / 031

杨伟名和刘景华对“文革”的控诉

父亲的树 / 045

只有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生机勃勃：一棵是满枝尖锐硬刺儿的皂荚树，守护着祖宗的坟墓陵园；一棵是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，成为一种心灵感应的象征，撑立在家院门口，也撑立在儿子们心里。

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 / 061

崇拜情感里便隐约着神圣，文学的神圣，并由此对有柳、杜、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镇的陕西作协，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学圣地的感知。

为了 19 岁的崇拜——追忆尊师王汶石 / 075

一 / 077

初识王汶石

二 / 082

王汶石与陕西作协

三 / 088

王汶石名声在外

附录 / 093

附录一 陈忠实经典语录 / 095

附录二 陈忠实创作简谱 / 105



不能忘却的追忆

走进小岗村

我们村的安徽菜贩

惊天动地“万言书”

绝望终未绝



“大包干”纪念馆

1978年，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“托孤”的方式，冒着极大的风险，立下“大包干”生死状，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，创造了“小岗精神”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
走进小岗村

严俊昌们秘密盟约引发“农业生产责任制”改革

我至今依然记得，六年前（2008年）的清明节刚刚过去，自己随中国作家访问团，走进安徽省小岗村时，心情很不平静：这个小小的小岗村，悬在我心里足足有30年了，今日终于得着机缘走进来了。

我说小岗村悬在心里30年，不是夸张。

30年前的1978年，秋末冬初，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“大寨田”的会战工地上下来，被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轻闲，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，已经基本确定



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。

桌子上、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。而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，或是在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，一时尚不能将我从人民公社（即今时乡镇）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。

大约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。

小道消息说，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“大包干”政策了，直白说来就是“分田到户”了，再透彻

今日小岗村



说来就是恢复到 20 世纪 50 年代，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，即习惯称呼为“单干”的形态了。

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，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，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。这对生活在“人民公社”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，更是不言而喻的。

那时候，我尚不知道小岗村。窃窃议论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，只是笼统地说是在安徽。

有的说是安徽正在搞“大包干——分田到户”的试验；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“分田到户”，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；还有的说法很夸张，竟然说安徽省已全面推行“分田到户”了……

之后不过两三年，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，即在全国农村实行“农业生产责任制”。

我也曾作为落实“农业生产责任制”的工作组成员，进驻到渭河边的一个村子里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去，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……

那时候，我记住了小岗村。这个向中国农村近 30 年的集体化体制——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“人民公社”——发出挑战的小岗村，引发了随后被称作“农业生产责任



制”的，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。

在小岗村村外的田野上，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别致的展览馆门前，上书“大包干展览馆”。

我看到这个名称便怦然心跳了，及至走进展览馆，在看到那幅被放大的秘密盟约时，竟有一种屏息的感觉。

秘密盟约仅有两三行文字，即要搞分田到户的“大包干”。上面还有这个不足 20 户人家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共 18 个人的签名，而且每个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。

我反复默读着那几行简短的文字，久久凝视着那 18 个人的签名和指印，心中涌起的是一种神圣的景仰。



秘密盟约雕塑

秘密盟

约最后一句

文字申明：

如果此举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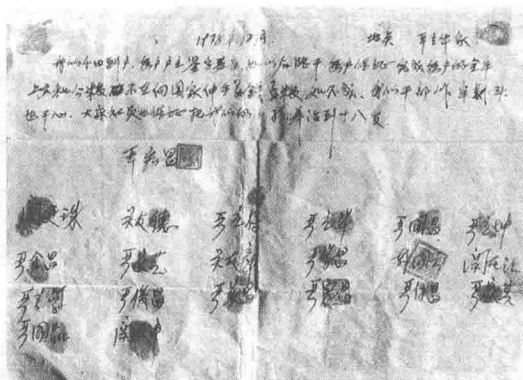
露而招致某

人坐牢或杀

头，其子女

由所有签名

者共同帮助抚养到 18 岁。



秘密盟约

这无疑是一个生死盟约。生死盟约的 18 个结盟人，在签写自己的名字，再按上自己的指印的那一刻，都有了坐牢乃至杀头的心理准备。

而能促使这个不足 20 户人家的小村庄的 18 户当家男人，豁出命来要搞土地“大包干”，任谁都会想到他们的光景，是怎样的难以为继……姑且不评说其精神和意义。

我的眼光最后停驻在“严俊昌”的名字上。他当时是小岗村的生产队队长，秘密盟约是他一手策划，并由他亲自向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征求意见，获得呼应的。最终，他们形成了这个堪称共生死的约定。

任谁都会想到，一旦“大包干”的秘密盟约暴露，



首当问罪的，肯定就是他严俊昌了。

任谁也都会想到，小岗村一旦分田到户，土地分割成一块一缙，一家一户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块里耕耙、播种、除草，与集体化的大帮人劳动的场景相对照，不几天秘密盟约就会大白于天下。这是无法掩盖，更无法保密的事。

严俊昌难道连这样简单的事都会马虎吗？显然不会。这就让我想到，明知遮掩不住却仍然要做，就是冒死的心态了。看着秘密盟约上严俊昌的名字，我的心里已经泛滥出伟大的感觉。

见到这位伟大的农民严俊昌，是在第二天的座谈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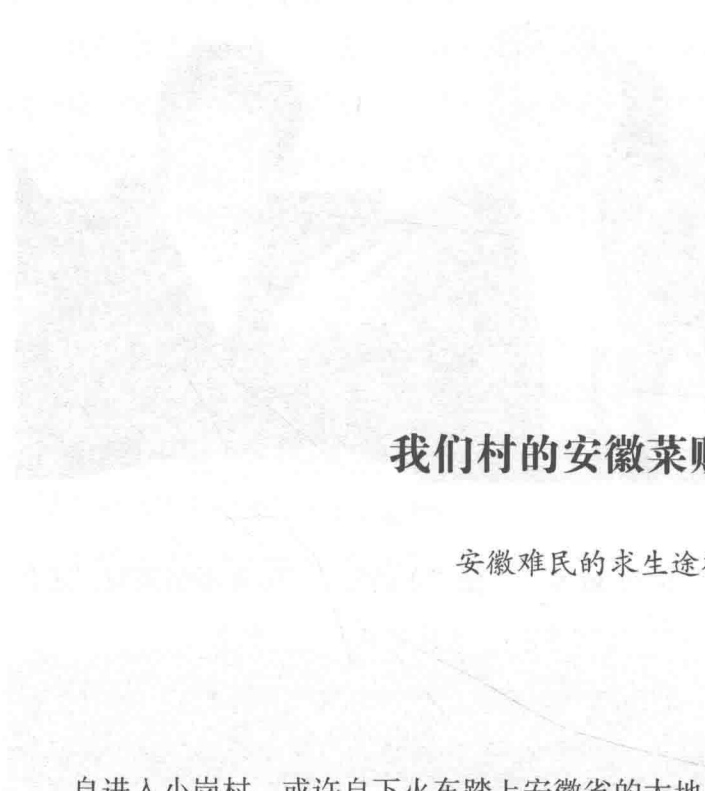
秘密盟约中的 14 个人合影



严俊昌（左）

上。他已 66 岁，一张方正的脸，一双明澈的眼睛，还有尤为突出的大脑门，头顶是基本全白的头发。

我看到一个睿智，却也更为坚实的形象。我看到他的服装，是质地不错的西装，当属今天的农民普及了的服饰。在欣慰的同时，我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。



我们村的安徽菜贩

安徽难民的求生途径

自进入小岗村，或许自下火车踏上安徽省的大地，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安徽人来。掐指算来，他竟然是近 50 年前的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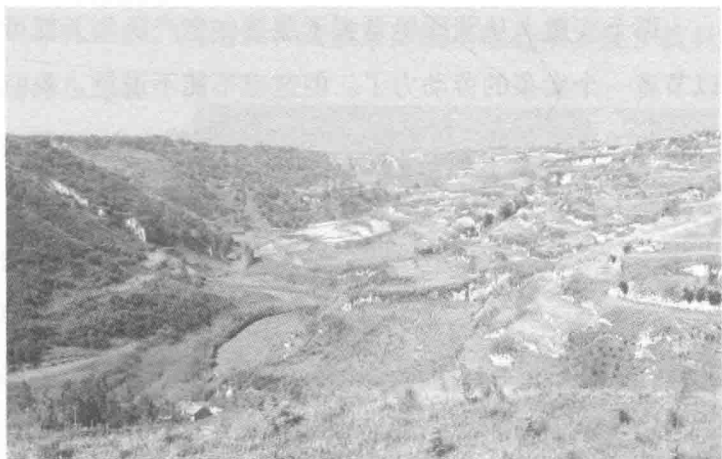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在习惯上被称作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头一年，即 1960 年。当时，我正在读高中一年级，某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。

在村子里，我遇见一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，看样子

他是刚刚在集市上卖完菜归来。我也不大在意，村子里有陌生男女过往是常有的事。而那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，连连和我的两三个乡党打招呼，而且是用一种让我听来十分生涩的外地口音。

这让我难免好奇，便问和他说话的乡党，这是哪里来的菜贩子。乡党随口说是安徽人，又着重加一句——难民。我随后就知道，他是一个不远千里从安徽逃难，来到我们村子里的难民。

据说，他先找到我们村子里的主事人——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，想从我们生产队的菜园里趸（dǔn）菜卖菜，书记和队长都同意了。



白鹿原



俩人同意接纳他的因由基本一致。即于公事说，生产队每天可以少派一个赶集卖菜的劳动力。

顺便说明一事。自从实行农业合作社以来，我们村这个独立生产队，就开辟了一块七八亩（五千平方米左右）的菜园，种植时令蔬菜：春夏有韭菜、菠菜、茄子、大葱、洋葱、豆角、西红柿、芹菜、辣椒、大蒜等，秋冬有白萝卜、红萝卜、白菜、冬葱、香菜等。

蔬菜少量给社员分配享用，主要是给生产队增加收入。我们村周边的河川和白鹿原上，有三四个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，几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镇子，可以销售蔬菜。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六七个，甚至十多个社员，挑着各种蔬菜上原或过灞河赶集去卖菜。

那个安徽人从菜园里趸买了蔬菜，生产队每天就可以节省一个卖菜的劳动力了。但这也不能不说是，我们生产队的当家人对那位安徽“难民”的恻隐之心。

那个安徽人便在我们村住下来。每天傍晚从集镇上卖完菜回来，他就马不停蹄直接进入菜园，趸买两筐各种蔬菜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挑着菜筐赶集去了……

他竟然在我们村子里一住就是四五年。

我约略了解他，是在他到我们村不久的那年暑假。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到家中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个早上